

說：『沒有相當的國力，不但不能與人言抵抗，也不能與人言親善。』其實到了國難二周年的今日，自所謂『積極抵抗』誓必收復失地』以至『抵抗與交涉並進』言猶在耳，思之彌痛。最近日人所宣傳的『新途徑』，我們希望並非事實。中日親善，我們也並非反對，但須在東北四省交還中國之後；否則日人的所謂親善，正是『請君入甕』。（作舟）

## 軍備競賽的復活與反戰大會

最近報紙上競載着二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帝國主義國家軍備競賽的復活，一件是英國前陸軍大臣馬萊助爵（Lord Marley）所領導下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之將在上海舉行。這二件事情是極端相反的，可是卻同在最有戰爭危險的遠東出現，這是更值人注意的。

帝國主義軍備競賽的復活是表示世界大衝突的即將到來。自從倫敦經濟會議失敗後，經濟的國家主義勢力更瀰漫全世界，而為這國家主義之後盾的就是帝國主義者的武裝，所以現在各國都競相擴充軍備以準備第二次的大屠殺。美國在產業復興計劃的掩護下，預備於三年內建造戰艦三十七艘，日本海軍省之明年預算增至七億六千萬元，以作第二次海軍大補充之用，同時更舉行大規模之海空大檢閱，英國亦繼續美日二國之後，急起直追，預備擴充其海軍力量。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競賽已經回復到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會議前的情形，最近又益以日本與歐美競爭東方市場衝突的銳化，遠東方面已滿天戰雲，

大戰的爆發是不能避免的事了。而為這鬪爭之目的物者則為我們這萎靡不振的中國。

在這殺氣騰天的空氣中，一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大會卻預備於九月中在上海舉行。這個大會是由世界著名學者如愛恩斯坦，巴比塞，羅曼羅蘭與各革命團體組織而成，於去年秋間在荷京阿姆斯特丹開第一次會議，以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二次大戰，廢除軍備與維持世界和平為他們的目的。第二次反戰大會之所以選定上海為會議處所者，正因為遠東是殺氣騰天，戰雲瀰漫，與最有戰爭危險的地帶，在這危險地帶中，反戰運動是更顯得需要與迫切。但這在積極備戰的帝國主義者看來，自然要視為眼中釘，他們所需要者為戰爭，戰爭是帝國主義者的糧食，而現在反戰會議卻想在這戰雲瀰漫的區域中造成非戰的空氣與心理，這無怪帝國主義者要嚴予壓迫了。馬萊助爵之被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拒絕登岸以及大會之尚未允許在上海租界中開會，當然是可想像到的。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所犧牲的中國，以及將來仍不免了為世界大衝突之犧牲者的中國，卻也悽癯非戰大會的企圖，那真是想不透的事了。（良輔）

## 民生外交

汪院長於八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紀念週席上報告外交方針甚詳，其結論謂外交方針與內政方針一致，第一句是發展民力，發展人民之

生產能力，第二句也是發展民力，發展人民之生產能力，不過發展之目的，在於自救自存。反覆申說，其意誠而其聲哀。

以前政府平時循例設官，與外國周旋，初無外交方針可言。故一旦有事，張皇失措，莫知爲計，而其結局則殆無不以喪權辱國聞。言之至堪痛心。今汪院長宣明外交方針，不得不謂我國政治上之進步，同時亦可見政治家果非官僚所可比擬，誠可喜也。

自來欲富強其國者，無不致意於民力之培養。處今經濟戰爭劇烈之秋，民力之應培養，尤爲當務之急。蘇俄五年計劃成而國力如旭日升天，借鏡固不必在遠。尤其中國在次殖民地之地位，若不積極發展民力，不必待外國飛機大炮之光臨，而外國之經濟侵略已足亡我而有餘。是以我國今日之國是，在於積極發展國民之生產能力。然資本技術之缺乏，國民之生產能力無由發展，此所以不得不藉助於友邦也。中美棉麥大借款，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等，均所以充實發展生產力之條件而已。顧內外誹議之者頗有其人，汪院長既與蔣委員長聯電申言其故，復獨在紀念週席上反覆申言之，其謀國之意，不可謂不誠矣。

92255  
回顧九一八以前，黨國要人以民族主義旗幟大呼打倒帝國主義，標語口號，到處宣傳，一若如此之後，即可嚇倒帝國主義者然。初不思不副實力之呼號，微特不能嚇倒帝國主義者，轉令帝國主義者竊笑其愚妄。然自九一八及一二八兩役以後，當局幡然覺悟，不副實力之大言，無益而有損，治本之道，在發展國民之生產能力，實言之，則以經濟救國也。

不圖不爲日本所諒，一則向國聯抗議，再則遣使監視國聯，三則密切注意宋部長回國後之行動。一若我國親歐美所以抗日者然。汪院長曰：

「我們只求自救自存。不是什麼謀人。」「謀人固談不到，至於與人拉攏，求人援助，那更談不到。」具體的言之，宋部長在歐美之活動，其目的不在親歐美以抗日，而在借技術資本以發展生產力耳。本來一國之外交方針內容如何，原無宣示之必要，今乃不得不宣示，並又不得不宣示旨在圖存之理由，以視往年呼號打倒帝國主義之盛氣，直不啻一哀鳴也。雖然，有覺悟的哀鳴，遠勝於無覺悟的大言。

於此吾不能已於言者，國防的充實果絕對不可與民力的發展並進乎？祇圖發展生產而不積極改善國防，則最近的將來，果有抵禦武力侵掠之能力乎？吾恐至時并欲哀鳴而不得矣。吾故欲爲汪院長進一解曰，內政方針不僅在發展民力。（允恭）

## 太平洋學會中之抵貨問題

太平洋沿岸各國的學者集合在加拿大的彭夫，討論關於太平洋區域的各問題，設法維持太平洋上的和平。一般理想家所討論的結果，實際上能有什麼效力，這是很可懷疑的。

但是有一點，我們卻不可不注意。凡是政府正式委派出席代表的會議，裏面所發表的言論，都視爲代表政府的。而太平洋學會這類的會議，卻認爲代表民意的。無論事實上是否如此，這些代表總有宣傳真正